

「終身」學習或「終生」學習？

何青蓉·劉俊榮

摘要

雖然建立終身(生)學習社會已成為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，國人對於究竟採用「終身」或「終生」學習一詞卻未有定論。為助於釐清此一對混雜使用的現象，本文分析二詞現今的使用情形，並從古今文字的語用上做一探討。結論指出，從古學素養、文化保護的堅持與自鑄新詞，以及約定俗成的觀點而言，「終身」學習與「終生」學習二詞各有不同的詮釋，意思南轅北轍，但是許多人不辨於此，交雜使用，在溝通理解上將之視為同義語，而因教育主管當局不加分辨、澄清，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仍將是混然雜處、二分天下的局面。

終身(生)學習(lifelong learning)並非新的概念，自二次大戰以降，它已廣被世界各國所接受，並且成為教育政策的目標。隨著民主思潮和人道主義對於學習權的提倡，全球技術快速的變革與市場經濟的導向，以及現代社會生活、文化快速的變遷等因素(何青蓉，1996；林振春，1997)，終身(生)學習與終身(生)教育的理念愈來愈為大家所肯定。去(85)年因此被歐洲聯盟訂為終身(生)學習年，而在國內，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，更將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作為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之一(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，1996)。

儘管如此，終身(生)學習的內涵與其名詞的使用卻未有定論。就文獻看來，雖然學者對其內涵的詮釋不一(詳見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，1996)，然而，要言之，其重點皆在強調學習的延續性、廣泛性與學習者的自主性(何青蓉，1996)。不過，若就其

語詞的使用上，究竟為「終身」或「終生」，卻莫衷一是。為有助於此一混雜使用現象的瞭解，本文分析該二詞現今的使用情形，並從古今文字的語用上做一探討。

目前官方文書使用的名詞為「終身」教育，而非「終生」教育。從現行社會教育法第一條規定：「社會教育.....以實施全民教育及終身教育為宗旨。」，至83年的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實錄(教育部，1994)，84年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(教育部，1995)、85年教育部訂定的以終身學習為導向的成人教育中程發展計畫，乃至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(教育部，1996)等，都一貫地使用「終身」教育，而非「終生」教育，顯見政府機關對「終身」一詞之使用有其一貫性。

然而，放眼學界和一般傳媒則不盡然。檢索學界中四所設有成人教育中心的大學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彰化師範大學、中正大學、高雄師範大學)圖書館的藏書情況，書名出現有終身學習、終身教育、終生學

習、終生教育者共有八本，其出版年代、書名用語如表1所示，二詞使用頻率並沒有什麼差別。

表1

出版年代	82	83	84	85	合計
終身教育/ 終身學習	1		1	1	3
終生教育/ 終身學習		3		2	5

其次，在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系統」的文刊中，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各約有一半的學者、官員使用，如表2。其中，文刊發表超過三篇的作者有四位，除一位教育官員一貫地使用「終身」外，其餘三位則兩詞交替使用。還有一現象是85年使用「終身」一詞者有11篇，而「終生」僅有2篇，究其原因可能受教育部在85年間推動終身教育的政策影響所致。

至於一般傳媒的使用，若以報紙為代表，經查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所著作「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資料庫」收錄1985-1996年的資料，其結果亦顯示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二詞的使用頻率，平分秋色，不分軒輊，如表3所示。

綜上所述，在政府機關文書中所用的詞彙為「終身」教育，而學術界與一般傳媒則「終身」、「終生」二詞並存，普遍出現，沒有較為統一、一致的用語。以下再就語言的流變分析二詞使用的情况。

從古書中所用的情形，可說只見「終身」

一詞，林政華（1995）列舉論語、孟子「13處『終身』，都做一輩子解釋」，又舉老子書：「終身不勤」、莊子書：「終身無成」、紅樓夢：「終身大事」等16個例子說明古代僅有「終身」一詞；至於「終生」，古書中僅出現兩次，且都是「終」其一「生」的意思，一在楚辭王褒的九懷：「歷九州兮索合，誰可與兮終生？」，一在漢書楊王孫傳：「且夫死者，終生之化，而物之歸者也」。由上可知，自古以來至於清末紅樓夢，使用較多的是「終身」，而「終生」則幾乎不用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，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兩者的意義截然不同。「終身」的「終」字當「整個」、「全部」解，而「終生」的「終」字當「終止、結束」來說；前者多當「一輩子」，指人的一生，而後者意指「生命的終了」，並沒有其他的解釋。所以，孟子在離婁篇說：「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」，「終身之憂」指的是一輩子憂國憂民，若當時說成「終生之憂」，意思就變成憂心自己生命的結束了，意涵大大不同。吾人以古文用語為標準來看「終身」教育、「終生」教育二詞，則前者為人生全程的教育，後者倒像是現在所稱的死亡教育、臨終教育。準此而言，自以「終身」教育為佳。

然而，現今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二詞交雜使用的情形愈來愈普遍，二者的區別愈來愈模糊。胡建雄（1995）認為「終身」著重指自身，較具體，做賓語，例如：「一試定『終身』」；「終生」著重指生命，較抽象，

表2

出版年代	73	74	76	77	79	80	81	82	83	84	85	合計
終身教育/終身學習		1	5	2		1	1		3	9	11	33
終生教育/終生學習	1	1			1		3	3	6	13	2	30

表3

報 紙 名	中 央 日 報	中 華 日 報	中 國 時 報	臺 灣 日 報	臺 灣 時 報	臺 灣 新 生 報	臺 灣 新 聞 報	自 立 早 報	自 立 晚 報	民 生 報	青 年 日 報	合 計
終身教育/ 終身學習	5	1	1		2	2	1	1		3	2	18
終生教育/ 終生學習	3	5		1		4			1			14

做補語，例如：「我們決心為理想奮鬥『終生』」；至於二詞做定語等用法，例如：「『終身（生）的事業」，則混淆不清。

上述的區分法，顯然也非定論。細查坊間所用的辭典中多用「終身」一詞，例如「辭海」的「終身職」，「中文辭源」、「大陸版辭源」、「文史辭源」的「終身大事」。只有部分並列二詞，如「重編國語辭典」、「國語日報辭典」（胡建雄，1995），以及「中文大辭典」都視「終身」與「終

生」為同義詞，以「亦做」將兩詞劃上等號。另外，只有「當代大辭典」收錄了「終身教育」一詞。因此，可以大膽地說，今日所稱的「終生」應是「終身」的訛變。

然若將「終生教育」當成是今人自鑄新詞來看，「身」與「生」各有其意。「身」意為「身體」；「生」則有「生命」、「生活」、「生涯」、「生長」，以及「生生不息」的用法。而若將「終」解釋為「整個、全部」，則「終生」之意涵就兼具生命的長度與廣度，並有生養滋長、精進不已的意思，約是Life-time、Life-wide相加的範圍，而「終身」的範圍就限於生命全程，沒有生生不息、滋長精進的意思了。就此而言，比較接近今人所謂 lifelong learning/education 的說法。

因此，從古學素養、文化保護的堅持與自鑄新詞，以及約定俗成的觀點而言，對於「終身」學習與「終生」學習二詞各有不同的詮釋，意思也南轅北轍，但是許多人不辨於此，交雜使用，在溝通理解上將之視為同義語，而教育主管當局又不加分辨、澄清，未來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仍將是混然雜處、二分天下的局面。

參考文獻

- 胡建雄 1995 「終身」與「終生」教育 國語日報 第13版。
- 商務印書館（編輯） 1989 大陸版辭源 臺北：遠流出版社。
- 教育部（編） 1994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實錄 臺北：編者。
- 教育部（編） 1995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臺北：編者。
- 教育部（編） 1996 以終身教育為導向的成人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臺北：編者。
- 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主編） 1983 中文辭源 臺中：編者。
- 嚴振興、高明（監修） 1984 當代大辭典 臺北：百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- 作者簡介**
- 本文作者何青蓉現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，劉俊榮則為碩士班研究生。
-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（主編） 1996 終生學習與教育改革 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天成出版社（年代不詳） 文史辭源 臺北：天成出版社。
- 臺灣中華書局（主編） 年代不詳 辭海 臺北：編者。
-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臺北：作者。
- 何青蓉 1996 終生學習與個人發展 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（主編），終生學習與教育改革（頁269～289） 臺北：師大書苑。
- 林尹、高明（主編） 1982 中文大辭典 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。
- 林政華 1995 國語文研究的古學素養——以「終身」一詞的理解為例。國語文教育通訊11 頁27～29。
- 林振春 1997 社區終生學習的策略 發表於1997社區終生學習國際研討會 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。